

也说挣工分

庞贵雄

读最近一期达拉特旗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《长河》,其中有一篇是梁仓老师创作的散文《挣工分》,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,倍感亲切、凝重、深刻、怀旧,因为我步入社会是从挣工分开始的,我从小学毕业后就在生产队担任会计(1962年至1968年),不但每天挣工分,还给社员算工分,那个年代人与人、人与工分形影不离。



听了有点失笑,又不能笑,因为5厘工闹出这么大的事,我立马动身跟队长去他家说合二老汉去,见到他们后还是吵吵闹闹的,我说:“你们不要吵,我给你们解决,二老汉,你为什么来队长家闹事?”二老汉说:“下午割地扣我5厘工,还把我朝后推倒,我不高兴。”我又问他:“那他为什么要推你?”二

滩割糜子,这块地离村子二里多,位于河西岸,那时没有防护林,春风风沙大,多数苗子被风刮了,整块地苗不全,整不起垄来,队长决定做混工,已经割两天了,再有一天就割完了。村里有个社员,60多岁了,人们习惯叫他二老汉,那几天二老汉也满出勤割糜子,二老汉由于年岁大手脚慢,出手慢走路也慢,老是迟到,大伙割了快半小时他才进地,队长心想二老汉每天迟到,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

傍晚收工时,其他社员都给评5分,二老汉给评了4.5分,少评5厘工,这下惹毛了二老汉,只见他气冲冲地开口骂队长,队长年轻才30多岁,也是火气冲天,两人互相骂,骂得越来越厉害,突然间二老汉举起镰刀往队长身边走,队长眼疾手快把二老汉手里的镰刀抢过去,扔出十几米远,顺手将二老汉向后推了一把,二老汉顺势朝后躺到了,正想要赖找不到机会,二老汉躺在地上骂骂咧咧,连哭带嚎,拍手打脚。“妈呀!我的腰折断了!我的腰折断了!”众人赶快去扶,怎么也扶不起来,众人观察二老汉表情,实际是假装吓唬队长了,因为扣了5厘工脖子不顺,半天扶不起来,队长只好配一名社员回饲养院赶了一辆驴车,大家七手八脚把二老汉扶上车拉回去。送回家里二老汉还是不下车,赶车人只好把毛驴拉回饲养院。

包工、计件工一般用在水利工程或建筑工程上,比较整顿,如水利工程开渠筑坝都是按土方挣工分,一段工程完工后丈量土方,每个土方多少工事前有规定,完工后一次性按土方核算工分,比较简单。

儿女都是偷心的『贼』

蒯丽燕

假期回去小住几日。返程的前两天,母亲就窸窸窣窣地在厨房里忙碌起来。她把从市场割回来的肉,剔出去骨头,将肉一块一块仔细地切好,说是要给我们吃排骨烩酸菜。肉呢,她放在锅里,红烧了。母亲做烧猪肉,看似很简单,锅底倒些水,撒一把盐,将方的猪肉块放进去,先大火煮沸,待水分干掉,再小火慢慢烧,一遍一遍地用铲子翻动,火的高温将肉里隐藏的油脂一点一点逼出来,肉色由发白而渐渐转成鲜亮的深棕。母亲说,这些红烧肉是带给我炒菜的,吃时切一块,既方便又好吃。但我心里是不愿带的。一来,带着红烧肉舟车辗转,拎着怪沉。二来,路程千里,化开的热肉免不了油腻腻的,实在没有妥帖的应对之法。三者,我见母亲的冰柜里红烧肉所剩无几,想留给她吃。然而,返程那日走到半路,母亲来了电话:“我把红烧肉给你装在袋子里了,回去放冰柜里冻上。我家里还有肉了,没有我再去买。你们天天上班也忙得顾不上做这些,多会儿吃完和我说一声。”

西瓜是水货,分量实在,关键是圆滚滚的着实不好拿。母亲却执意要我带上,还说她的孙子爱吃西瓜。她的这条不是理由的理由,让你无可辩驳,只好默默地将西瓜带上,哪怕返程之路是万水千山的遥远。我在他乡生活了十年,每年,像候鸟一样定时返回故乡。这些年,从老家,从母亲的手里,带过很多东西,瓜果蔬菜自是不必说,东西东西,看似平平常常、普普通通,然而,若你在他的餐桌上看到了一桌故乡的饭菜,就会吃着吃着泪流满面。

母亲说的袋子,可不是一个手提袋,也不是超市里五毛钱一个的购物袋,而是一个容量可观的蛇皮袋。袋里不仅有红烧肉,还有新收的南瓜,褪了毛的两只鸡,才腌好的下饭菜,色泽红亮美艳的西红柿……每次回去,一只背包,轻装简行,回来时候,就变成了“左手一只鸡,右手一只鸭”的负荷状态,活像一个行走的货架。我也不止一次和母亲说,啥都别带,这些东西超市里都有,菜市场也有。然而母亲总会淡淡地回应一句:“这些都是自家种的、养的,超市里卖的哪有这个好?”母亲是一个大半辈子以土地为生的农妇,把土地看得无比珍贵,更把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瓜果蔬菜粮食视若珍宝。她一次次地带着这些东西给她这个远嫁的女儿,其实是把她最爱最好的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了我。

很多年前,我在某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,题目与作者已经忘却,唯有一句话至今铭心刻骨:“儿女都是偷心的‘贼’”。细细想来,确实如此。作为儿女,成长过程中,我们偷走了父母的青春年华,偷走了父母的俊美容颜,偷走了父母的旺盛精力,偷走了父母的诗与远方。长大后,我们还在做“贼”,偷走父母的牵挂担心,偷走父母的爱和包容。我们似乎习惯了做“贼”,父母也习惯了被“偷”,也许只有这样,父母才觉得自己“还有用”,也许只有这样,父母才觉得“这辈子没白活”,也许只有这样,父母才觉得生活“有意义”。

秋天是带瓜果蔬菜等东西。临近过年,母亲则给我带羊、牛、鸡等肉类。最霸气的是,她曾不远千里带了一只近五十斤的整羊送到我家来。她把羊肉按不同部位分开装好,吃火锅的,炒菜的,包饺子,炖着吃的……看到她这般无微不至,我心里只有深深的不安。每次吃羊肉的时候就在想,若是父亲还在,他们老夫妻很可能就带一头牛到我家来了。这份源自血缘,深入骨髓的亲情的爱,让你心头暖得滚烫,也愧疚得无地自容。

爱,原来并不是高高在上档次的排场和炫耀,而是一粥一饭的烟火寻常,是你一次次地从故乡的土壤上摘取的果蔬,一回回从父母布满皱纹和老年斑的手上接过的家乡土特产,还有那些浸润了温柔缠绵亲情的种种美味佳肴,那是烙印在你味蕾上的“爸爸妈妈的味道”。网友说:“我们的世界很大,大到常常忽略了他们;父母的世界很小,小到只装满了我们。他们经常忘了,我们已经长大,就像我们经常忘了,他们早已渐生白发。人生,没有所谓的来日方长,外面的世界再大,也别忘了,还有他们,在等你回家。”

我的老家产西瓜。每年七八月份正是西瓜上市的黄金时段,也是我放暑假的时候。从老家回来时,母亲总会用蛇皮袋装着满满的一袋子西瓜让我带上。

是,有空要常回家看看,继续心安理得地做“偷心”“偷爱”的“贼”,当然,更要懂得感恩,懂得回报的有良心的“贼”,在父母健在的岁月里,慢慢地陪着他们,走过人生暮年,让他们一辈子活有所值,爱有所值,付出有所值。



遛狗牵着绳 养犬不扰民

文明养犬·邻里和谐

